

醫學之後的

幾點聯想

臨床醫學的巨人，威廉·歐斯勒

(William Osler)曾經在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的畢業典禮上，對著一羣醫科畢業生說過這麼一段話：「我替你們這一代的年輕人覺得可惜，雖然你們將會成就偉大的事業，贏取光輝的勝利，也可能高瞻遠矚，但是你們絕對不會有我們這一代人歷經種種改革，眼看一門新學問的誕生，許多健康問題的解決和人道主義的新展望等的感受，這些並不是每一代人都有機會得以躬逢其盛的，……而我卻有幸能得到那千載不一遇的機會，而且親眼看著美夢成真。」這的確是他所處的時代之寫照。

據說發現赤痢桿菌的志賀氏（此菌之學名為 shigella）是在撰寫畢業論文時發現了這種為害甚烈的細菌；這時他才不過是一個剛剛準備踏出大學之門的年輕小伙子。以後，他便窮一生之力，專心於細菌學的研究，尤其是對痢疾桿菌的分離和培養，不幸未能獲得任何斬獲（至今仍無人能解開此謎）。

柯克（Robert Koch）假說（現已成了學說）的創始人柯克，一生對微生物學研究的貢獻無數，其中最出名的便是他發現結核桿菌培養法的經過，那是在他尚未出名之前，一個寒冬的下午，有位朋友來訪，爲了打腫臉充胖子，只好叫太太把家中所剩的一點柴火給生了起來，以免好友受凍，次日卻發現原先無法培養出結核菌

的玻璃皿竟然長出幾個菌落來，這才領悟到做研究的人不能太寒酸，否則只是白費力量和時間而已。

生物學者梅徹尼可夫（Metchnikoff）爲了研究細胞免疫，忘了一切，就在一個全家人都上街看馬戲團表演，置他於不顧的晚上，他發現了巨噬細胞（Macrophage）的吞噬作用（phagocytosis）。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以上所述，無非是在說明學醫之有趣，假設諸位把教科書也拿來這麼個唸法，相信一定不覺得會有絲毫痛苦，事實上愈是新穎的學問，故事愈多，例如衆所周知的發現DNA分子結構的華特森（Watson）是在夢見兩條蛇纏在一塊打架而得到概念的；布倫勃格（Blumberg）是在研究血友病與澳洲土著之血液時，發現血清性肝炎的抗原。不管這是傳說或是真有其事，總是有助於我們對一門科學的認識和理解。

醫學界實在是在所有行業中最幸運的一行！就拿前面提過的柯克來說吧！他原先計劃當個推銷貨品的商人，而他的父親卻希望他做個鞋匠便夠了——好繼續自己的事業，正在相持不下之際，他的老師卻登門造訪，勸他學醫；幸好有這位貴人的出現，否則這個世上雖然多了一位鞋匠或富商，卻可能因霍亂或炭疽病的肆虐而殺害了許多人畜；雖然一九〇四年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另有人可領，但對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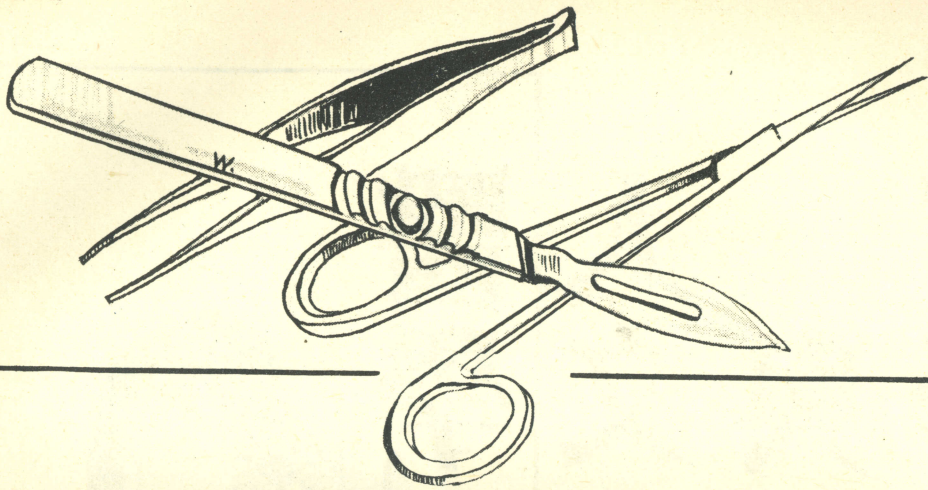
結核的研究卻可能永遠無法或至少拖延些時候才得以進展！

神經解剖學開山始祖之一的卡哈（Cajal）本來只想當個畫家便心滿意足了；有天，在街上閒逛時發現了一本解剖圖譜非常吸引人，卻苦於不認識寫在旁邊的醫學辭彙，只得發憤苦讀醫書。不料，這一陷陷得太深而無法自拔，他竟因此喜歡上醫學的奧妙無窮！這下子可樂壞了老卡哈——是位醫生，他早就指望自己的孩子也能繼承自己的衣鉢。不過，卡哈並未完全放棄對繪畫的興趣，只是被繪的對象有所不同罷了，他所繪製的神經細胞組織圖，仍是世界公認的一流作品，至今仍爲許多著作所喜歡採用。

一八五五年一個星期天的早晨，兩個年輕的外科醫師到英國愛丁堡的郊區爬山，突然，不遠處一塊大石頭鬆動了，倏忽之間便落入深谷之中，差點把其中一位名叫李斯特（Joseph Lister）撞下山去。假如這件事不幸成爲事實，全人類都應爲此感到惋惜，因爲他的努力，外科方得以改革，滅菌手術方得以推行於世。沒有這項創舉，不知將有多少患者會因傷口感染併發而死亡。

這些人物如果當初選擇了其它行業，則今天的醫學可能又是另外一番面目了。

反觀被稱爲帶動醫學進步的化學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雖然不是醫生，然而他對醫學的貢



董仙

獻，絕不下於前面幾位醫師。尤其是狂犬疫苗和巴斯德低溫消毒法的發明，救活了無數的孩童和大人，而李斯特的滅菌手術，其原始觀念便是出自於巴斯德的論文之影響的結果。

從希波克拉底斯以來幾千年間，醫學的進步，幅度並不算太大，然而自從文藝復興以來的三百年，尤其近百年間，它的突飛猛進，實在是令人吃驚。或許，正如歐斯勒所說的，咱們生不逢時，未能躬逢其盛！才不過慢了五十年而已，竟有如此懸殊的差別！

談到著名的大學，英國有牛津、劍橋，美國有哈佛、加州；提到優秀的研究所，人人都知道在法國為紀念巴斯德而設立有巴斯德研究所、在德國有位於柏林的傳染病研究所，在美國也有個洛克斐勒研究中心，講到著名的醫學院，大家都知道在美國有約翰·霍浦金斯大學醫學院、賓州大學醫學院、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在日本有東京和京都大學醫學院，這裏頭除了少數之外，大半都是創立迄今尚不滿一百年者，然而它們的成就和信譽却是世界公認的第一流，其原因就在於主事者的努力和精誠感召所致。即以柏林傳染病研究所為例，成立還不到一百年的光景（一八八五），然而自柯克接長後，短短數年內，這個機構的所在地，居然成為專以細菌學的學者們爭先前往的聖地，迄今依然如此。先後由這兒出來的學者包括：

鼠疫桿菌的發現者——日本的北里（Kifasato），首次將傷寒桿菌培養成功的卡夫齊（Gaffky），發明白喉及破傷風抗毒素的免疫學者貝林（Emil Von Behring），發現白喉桿菌的羅夫勒（Lo flier），發現白色葡萄球菌及產後梭孢桿菌的魏爾瞿（William Henry Welch）——約翰·霍浦金斯大學醫學院創校之初的四位教授之一，這些人都是舉世聞名的專家學者，無怪乎許多的年輕後輩們對此趨之若鶩。同樣的，巴斯德研究所也是對微生物學研究頗有貢獻的機構，一九一〇年在我國東北流行的鼠疫便是一位在這兒的畢業生所致力之下而迅速撲滅的，他便是瘟疫的戰鬥者，民國大醫生——伍連德。而台灣病理學權威，台大藥學教授的座師，日本的馬杉教授（Masugi），則係德國病理學權威維周（Virchow）的門生。由此看來，不只是高徒得出名師之下，恐怕還是來自名門之內才行！各位以為如何？！

我們若不到人家的圖書館去參觀，絕對不會知道別人努力和進步的情況是多麼厲害；沒有參加過聯合學術討論會，也絕難想像出人家賣命的程度，單是一本薄薄的中華小兒科醫學會雜誌，平均就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論文是來自同一地方；瑞典是北歐一個並不太大的國家，却有能力出版好幾份國際上頗有份量的雜誌，英、美、法、德等先進國家更不用說，近年

的日本也大有急起直追的趨勢。學海之浩瀚，時代之進展，有時想想，真是會令人不寒而慄，在某醫院每週固定一次的集會上，一位醫師發表其參加國際醫學會議及參觀韓日醫學教育的感想，曾經提到：「韓國目前也是採用最新的整合教學法，可惜畫虎不成反類犬，學生無法吸收，所以每當教室燈光一暗下來之後不久，整幢屋子裏後三分之一的人全部睡着了，和北醫的學生一樣，……。」令人難過的不是這段話的意思，而是這種事情的確確是事實。這是咱們該覺醒的時候了，不要再荒唐了！

醫生這行業在台灣是最吃力不討好的職業之一，尤其近幾年來，社會輿論對醫師的指責有增無減，其「熱烈」的程度幾乎到了濫罵的地步，有關無關的都要參上一腳，有時想想實在是很令人氣憤，有許多地方莫名其妙地替人揩黑鍋，真是冤枉之至。常常是密醫們闖出的禍事，責任却往往被推到正式醫師身上。前些日子省政府為了解決部分無照密醫的生計問題特別舉辦一項登記，結果却有許多平日與醫事行為毫無關係的人爭先恐後地報名參加，在外國，人們視密醫如蛇蠍，因為那是有害、不名譽的事，而咱們的百姓居然有不少人自甘承認為密醫，實在是令人百思不解的事。或許，醫師這行真的是受人誤解最多的行業吧！誠如某位教授所感嘆的：「你們都選錯了職業啦！」